

萧红



散文选集

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SN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萧 红散文选集

肖
凤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萧红散文选集/肖风编.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6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41—8

I. 萧... II. 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88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肖 凤

—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饱受继母的虐待。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在她的童年时代，只有老祖父张维祯带给她一点慈爱和温暖，她成名之后，曾经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这样写道：“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

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祖父也是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她在祖父的支持下，先在故乡的小学里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受到了父亲和校长双方的反对，取消了她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故乡。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她不堪忍受家族的虐待，愤而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至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这时，她只有十九岁。在哈尔滨流浪时期，受尽了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折磨，又被一个纨绔子弟玩弄与欺骗，困居在东兴顺旅馆里，即将临盆，走投无路。幸得到了舒群、萧军等人的帮助。依靠萧军，逃出这家旅馆后，于1932年秋与萧军同居，过着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之后，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陆续在《大同报》

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小黑狗》、《哑老人》、《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

《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这一时期,萧红还创作了《生死场》的部分章节。

1934年初夏,由于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萧红与萧军从东北故乡流亡至青岛。在青岛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现,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又仓促离开青岛流亡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他们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在写作、经济等方面的多方关怀和照顾。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了鲁迅。鲁迅先生亲自为它写了序言,称赞她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萧红自己为书

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分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这部抗日题材的小说一出版，立刻在上海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在她的《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说的那样：“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从此，萧红就成了三十年代的知名女作家。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出。

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署的是笔名尼姆·威尔士）与另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署名是缩写）翻译成英文，发表在9月的《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1935 和 1936 这两年,对萧红来说,是创作上丰收的两年,也是她异常快乐的两年。但是,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 1936 年初,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她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象记日记一样地,写了一组名为《苦杯》的组诗。这组诗共十一首,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象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于 1936 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7 月 15 日,发着烧的鲁迅先生,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房烧菜。这一次相聚,就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她开始失眠,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疲乏,心绪不宁。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写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牛车上》,以及散文《孤独的生活》与《家族以外的人》。由这五篇作品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在萧红回到祖国之后,

于1937年5月出版。而当萧红正在东京写作上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的另一本由过去写成的十三篇散文与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合集《桥》，已于1936年11月在祖国的上海出版了。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5月12日，接到萧军“身体欠佳”的信后，又立即离京返沪。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

退到武汉。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2月，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起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两萧由于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

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萧红撤离武汉西行至重庆，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孩子的讲演》、《逃难》、《旷野的呼喊》、《黄河》、《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

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去参加了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躺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流落在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思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二

萧红从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至1942年1

月夭逝香港，其间只经历了八个年头。在这八年的创作生涯里，她一直不间断地写作，除了大量的中、长、短篇小说外，也写了不少散文。她的散文作品比小说更感人；而她的写得成功的小说，在写法上也都带有散文的特点。

上面说过，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女作家。她的艺术风格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可以算作是一个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而自传型的作家，往往就是抒情型的。

她的大部分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的性质，即使是一位与她素不相识的读者，在读了她的一系列的自传体的散文之后，也能对她的经历、体验、性格、感受，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这本集子里所选的散文，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写她在哈尔滨、上海、东京等地的生活情景的。可以说，萧红在写作这类散文的时候，是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以及她本人在这种经历中内心所体验的情感，做为创作的源泉的。因此她的散文作品就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或是抒发她对个人身世的自怜自爱与感叹，或是抒发她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悯与同情，或是抒发她对理想境界的憧

憬和追求。她的经历是坎坷的，她的感受是敏锐而细腻的，她的心地是善良的，她把这些都化为朴素而充满感情的文字，用来震撼读者的心灵。

她的散文代表作，应该算是《商市街》，这是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我们选用了其中的若干篇章。《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完全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她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她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象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甚至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触目惊心的。在其他的篇章

里，她也写到了对于寒冷的感受，她写自己如何穿着带孔的单鞋，踩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如何在寒冷的冬夜流落在街头，望着人家临街的窗户里闪烁出的温暖的灯光，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张温暖的眠床，或者哪怕是只有能够暖暖脚的厚厚的茅草。在诸如此类的散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位青年女性的悲惨的处境，她把自己这种悲惨的处境，毫无保留地倾诉给读者，字里行间流淌着血泪，而又矜持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当然，这些带有自传性的描述自己身世的散文，不可能仅是孤零零地描绘她自己，有时她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在旧社会里处境比她更为悲惨的人们联系起来，她同情他们的处境，但却对他们爱莫能助，因而谴责社会，也谴责自己，比如《破落之街》，她就是带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自我的谴责写作的。有时她又把自己摆在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们中间来描写。

而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则是她在异乡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自己的故乡、祖父、祖母、同乡人的面貌，不仅绘制出了一幅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农村的社会